

经济日报出版社

聚斌 / 编

走私与反走私的较量

下

反走私公告



反走私公告

——走私与反走私的较量

聚 斌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反制案汇编

第九章

汹涌的成品油走私

据海关总署提供的数字：1996年海关共查获走私成品油13万余吨，1997年上升到21.3万吨，1998年年初至今已查获20多万吨，价值近3亿元。这一数字呈直线上升。

一、柴油奇案

——福州海关查获走私柴油案纪实

1998年7月17日，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福州马尾海关再次派出两名关员直奔距马尾30多公里处的连江东升保税油库，检查库存情况。这已经是自1998年3月27日该油库进口入库5952吨0号柴油后，马尾海关对这批油料进行的第八次，平均每半个月海关就要下库检查一次。

翻阅保税油库账册——没有任何油料出库的记录。

检查两个出油管口海关铅封——完好。

逐一检测四个油罐油面高度——1号罐8.63米，2号罐10.60米，3号罐10.51米，4号罐13.01米。与该批油料3月贮入时的油面高度几乎相同。关员们每次测量时都要精确到厘米，甚至更精细，因为测量高度有1个厘米的误差，就意味着约1吨半油的误差。

这三道常规检查程序与前七次的检查完全相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在钢卷尺上涂上检测油膏，再测！

从专业角度分析，油内总含有一定量的水分，而且随着温度等外界条件的变化，油的成份比例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只要在合理变动的范围内均属正常。使用检测油膏是一种测量罐内含水量多少的简易方法，检测油膏是一种遇水即可变色的物质，在测量尺上涂抹检测油膏，插入油罐，油膏遇到积存罐底

的水即变色，拔出测量尺，观察尺子端部被水浸泡变色的高度，即可测出罐内含水量。红褐色油膏遇水变蓝色，白色油膏遇水变紫红色。

“请你们把检测油膏拿来，我们要测一下罐内的含水量。”关员廖启平对油库工作人员说。

片刻，工作人员返回说：“没有。”

“没有？”小廖心里打上了一个问号。检测油膏应该是每个油库必备的物质，作为油库常规自测之用。

“再去找，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小廖的语气中透出些许威严。

不一会儿，油膏找到了。

第一次，两名关员往钢卷尺上涂抹了大约40厘米的红褐色检测油膏。通常，10米高的油罐内如果装满了油，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罐底积存10厘米左右的水属正常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拔出尺子，尺上涂抹的油膏有10厘米左右颜色变蓝色当属正常。

可是，拔出油尺一看，红褐色油膏居然毫无反应，不变色，难道油罐内一点儿积水都没有？

再测。第二次测，关员往尺上涂抹了约2米多的油膏。

拔出油尺再观察，两米多的油膏仍无反应。

测第三次！

尺上涂抹的油膏增长到10米，可从油罐内拔出尺子观察时，颜色仍无任何变化。

关员们分析这油膏有问题，可能是失效了。立即向另一家保税油库调来检测油膏，一试，倒是不失效，遇水有变色反应，可是往尺子上涂时，却怎么也粘不上。怎么办？此时，关

员们已经头顶烈日工作了一上午，但他们想到进口柴油是国家要求监管的重点商品，不能有丝毫马虎。于是，一个电话挂到了福州商检局。当天下午，海关与商检专业人员一起再次下库进行检测，商检人员将带来的进口检测油膏涂在钢卷尺上，每隔1米涂抹一段，然后插入油罐。

待将尺子拔出来一看，在场人员都大吃一惊，尺子上涂抹油膏部分几乎全部变色。难道这油罐里贮存的不是油而是水？

另外三个油罐检测的结果也基本相同，四个油罐除表层几十厘米是柴油外，其余全部是水。

这一惊非同小可，成品油正是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再三重申打击的重点走私商品，谁人竟敢顶风作案，而且采取如此恶劣的手段，以水顶油，欺骗海关？

福州海关立即将情况电告海关总署，并于7月22日立案调查，把此案列为本关重点排查的大要案之首。

7月24日，经福建省中心检验所质量检验，认定福州市吉福石化公司连江东升保税库四个油罐所装物质均为油水混合物，各罐水分含量分别为：1号罐90%，2号罐94%，3号罐89%，4号罐91%。

不久，经省商检进一步鉴定，确认四个油罐内仅存0号柴油556吨。

商检、质检结果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保税油库内价值900多万元的近6000吨进口0#柴油中，已有5300余吨价值700多万元的进口柴油被不法分子倒卖了。

海关总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电召福州海关关长蔡水官进京，要求福州海关限期破案。

8月17日，福州海关抽调精兵强将，联合公安部门一起

第九章 汹涌的成品油走私

组成“吉福案件”专案组，展开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接连取得突破。

8月18日，传唤保税油库办公室主任阮某及报关员江某。

8月19日下午扣留了涉案油船“闽连渔油1号”船长及“长阜油103号”船长。按照海关有关规定，只有经海关批准登记备案的油船才有资格装运保税油，这两条船正是经过海关批准，由东升油库雇来装运保税油的。

连江东升保税油库总经理郑能武、主任齐光炎、业务员林荫世是重大嫌疑人，立即布控追捕。

8月20日傍晚6时许，专案组成员葛昌军接到厦门公安的通报，重大嫌疑人郑能武在厦门落网。葛昌军即刻带人驱车赶往厦门，经过5个多小时的颠簸，当晚11点多赶到厦门，与厦门公安机关交接后，葛昌军一行马不停蹄，又连夜驱车5个多小时将郑能武带回福州。

8月22日上午7点50分，在福州海关长安缉私基地的一间房子内，两名关员开始审讯郑能武。通过郑能武的交待，这起倒卖保税柴油大案的案情侦破有了重大进展。

福州市吉福石化公司连江东升保税油库系“吉福”公司下属单位，于1995年8月5日根据海关总署署监（1995）624号文件批准设立，共有四个储油罐，总容量为7500立方米，所存油料仅限于供应来往台湾与福州地区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台湾渔船，法人代表陈贤华。1996年年初，陈贤华曾因生产需要向福州建诚贸易有限公司经理郑能武借440万元人民币，后因无力偿还债务，遂于1996年7月1日，以抵债方式将东升保税油库以每年300万元的租金承包给建诚贸易有限公司郑能武经营，而对外，法人代表仍是陈贤华。

郑能武接手东升油库业务后，在两年时间内先后做过 11 笔保税油生意，共约 90000 余吨。最后一笔即是 1998 年 3 月 27 入库后即被封存的近 6000 吨柴油。

1998 年 3 月 15 日，东升油库向马尾海关申报进口 9 号柴油 5952 吨，并出具了相关的合法手续。

鉴于柴油属重点敏感商品，3 月 25 日，马尾海关抽调了 10 名关员组成了 5 个小组实施轮班监卸，商检局亦派员上船进行重量和品质鉴定。这批柴油一共卸了两天才卸完。3 月 27 日下午 4 点 30 分，这批柴油全部卸船入库完毕。海关对油库通往码头的两个出油管口闸门分别施加了铅封，铅封号 A19340、A19343。

3 月份进了这批油之后不久，郑能武获悉，“吉福”公司法人代表陈贤华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借福建某农行的贷款，法院将强制拍卖东升油库。这消息令郑能武整日里如坐针毡。

情急之下，郑能武决定铤而走险，一个罪恶的念头冒了出来，将保税油库的油先偷出来卖掉了，先替陈贤华还上部分贷款，稳住农行，等拍卖风波平息后再从国内购买柴油放回保税油库。郑能武为此还跑到这家农行做工作，许诺替陈贤华分批逐步还贷，企图以此稳住农行，不要法院强制拍卖油库。

可是，油库的两个出油管口都被海关加了铅封，油怎样才能偷出来呢？郑能武来到东升油库，找到油库主任齐光炎商议倒卖保税油一事。齐光炎就将油库还有一个备用出油口的秘密告诉了郑能武，郑能武闻听喜出望外。所谓的“备用出油口”，表面上看就是油管拐弯处的一个工艺接口，用珐琅盘及螺母拧死，该接口并未安装闸门，而且上面覆盖着一些杂物，外行人绝对不会想到此接口也能作为油口。实际操作中，只要将总泵

第九章 汹涌的成品油走私

房的阀门先关闭，拆开珐琅盘，接上油管再打开总泵房阀门，就可放油。

郑能武当然知道海关对这批油盯得很紧，平均半个月就来检查一次。如何应付海关检查？齐光炎又出一计，从备用出油口偷油，再从进油口顶水入库，利用柴油比重比水轻的原理，水沉在下面，油浮在上面，没有特殊的检测手段是无法发现这个秘密的。

于是，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方案就这样敲定了。

此后，在4月中旬至6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郑能武通过手下业务员林荫世的四处活动，共分8次将5377吨保税进口0号柴油以每吨1430元至1500元的价格（市场价当时每吨1800元）倒卖出去。为隐瞒倒卖海关监管保税柴油的事实，每次从备用出油口偷出油之后，郑能武与齐光炎又指使“闽连渔油1号”或“长阜油103号”船长抽江水注入油罐，使油罐液面高度始终与初始账册记载基本相同。

据郑能武归案后及两位船长的交待，为掩人耳目，每次抽江水都选在天黑以后进行，操作一次大约要花10个小时左右。郑能武按每吨1元钱付给船方劳务费，两船合计抽江水5000多吨入库。

就在郑能武被迫向海关交待瞒骗海关倒卖保税柴油事实的当天，油库业务员林荫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投案自首，对他配合郑能武、齐光炎倒卖保税柴油的事实供认不讳。

8月27日，这起建国以来罕见的用水顶油手法走私倒卖保税柴油大案经海关审理终结，全案移送公安。

8月31日，笔者从福州海关获悉，福州海关自1998年4月开始对关区内设立的10家保税油库进行清理整顿至今，已

关闭 8 家（包括发案的连江东升保税油库在内）。查获“以水顶油”案件的重大意义早已超出了案件本身。

9 月 1 日，笔者采访了中石化驻福建工作组副组长、福建油厂高级工程师林立能，他说，市场价格是反映走私严重与否的晴雨表，自从国家出台有关停止成品油进口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海关加大打击成品油走私力度以来，福建洞吕市场的价格一路上扬。0 号柴油价格已从 3 月份低谷时每吨 1540 元上升到今天的 2150 元，而国际油价在 9 月 1 日当天，已经跌至 12 年以来的最低点，以 0 号柴油为例，折合人民币每吨只有 900 元。林工坦言，如果没有海关对走私成品油活动的严厉打击，受国际市场油价持续暴跌的影响，国内市场柴油价格现在顶多维持在每吨 1400 元左右。

这位在石化行业工作了几十年的专家认为，福建地区成品油走私活动猖獗的势头目前显然已经被打下去了，但国际市场油价如此之低，必然又会刺激走私，海关打私的任务将会更加艰巨。

据有关专家介绍，成品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其实行垄断经营，在西欧一些国家，成品油价格通常保持在高于国际市场油价 3 倍的价位上，而在美国一般也保持在比国际市场油价高 70% 的价位上。目前国内市场价位基本已回升到中石化系统预定的价位。但目前这种良好局面能维持多久，还要看打私是否能持之以恒，这对海关等打私执法部门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大海，素来是走私者的黄金水道，也是成品油走私的重点渠道，据悉仅福州关区管辖的海岸线就长达 3300 公里，反走私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而进入 90 年代以来，不法分子疯狂地采用各种瞒骗手法走私，是海关面对的

第九章 汹涌的成品油走私

一个比打击海上走私更加棘手的难题，其特点是隐蔽性强，一次作案数量巨大。以成品油走私为例，海关抓获的油轮走私一船油载运几百吨或者 1000 余吨，而通过倒卖保税油或假转口贸易形式走私成品油，动辄就是数千吨甚至上万吨的数量，一旦得逞，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

看来，福州海关查获这起罕见的以水顶油走私倒卖保税柴油大案仅仅是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之后掀起的反走私斗争高潮中一个精彩片段，此案告诉人们，反走私斗争不仅艰苦而且复杂，较量还远未有穷期。

二、踏浪截私流

——平阳县公安边防大队缉获 特大走私成品油案纪实

一

1998年10月10日夜22时30分，浙江省平阳县公安边防大队公边D3343艇驻扎的鳌江港正在雨夜的笼罩之中。边防官兵在人们进入梦乡之际紧张进行着出航前的各项准备，官兵们获悉当夜南鹿海域有走私油轮出没……23时整，张友松大队长亲自率艇出海。

雨夜的海面上狂风大作，浪涛汹涌，经过近3个小时的风浪颠簸，凌晨2时许，公边艇来到预定海区。此时海风呼啸，海涛怒立，暴雨如注。大家面无惧色，警惕地搜索着海面。雷达兵小林突然被荧光屏上出现的一个亮点所吸引，他迅速锁定可疑目标，测出方位、距离，向张大队长作了汇报。张大队长迅速拿起望远镜朝出现的目标望去，但什么也没发现。“不对呀，从显示的距离看是在视野之内的，怎么看不到船上灯光？”张大队长心里暗想。有十几年海上缉私经验的他，猛然觉得这艘船是关闭了所有的灯光，夜间关闭灯光，肯定是一艘有“鬼”的船舶。张大队长立即下令：“全速追击。”公边艇向可疑目标直扑过去。即将接近目标之际，可疑船舶突然发动机器

发疯似地向南驶去，显然，可疑船舶发现了前来的公边艇。张大队长见情立即命令开启艇上的警灯、警报器，尖啸的警报声在惊涛骇浪间骤然响起，同时，张大队长拿起高音喇叭话筒向可疑船只发出警告：“我们是公安边防警察，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然而穷途末路的走私嫌疑船显然是孤注一掷了，听到警告声丝毫没有减速停船的迹象，反而不断变换方向，忽东忽西，试图甩开公边艇。

“想办法靠上去，强行跳帮！”张大队长下了死命令。

公边艇紧紧咬住对方，距离越来越近，经过半个小时的猛烈追击，公边艇终于追上对方，与之保持平行状态，但对方仍然拒不停船接受检查。参谋刘利军操起冲锋枪，愤怒的枪口指向走私嫌疑船，“立即停船接受检查！”刘参谋大喊一声。也许是黑洞洞的枪口震住了对方，对方猛然减速，公边艇立即趁机强行靠了过去。在短暂的两船相接中，6名神勇的边防官兵跃上了走私嫌疑油轮，并迅速控制了其驾驶室、机舱等重要部位。

经过短暂的交锋，拿不出任何合法手续的船老大不得不承认这次是在某国海域向某国籍船只进了油，准备运往浙江沿海贩卖以牟取暴利的事实。

这次行动，边防官兵们缉获了福建省长乐籍的长阜油8号船装运的400余吨走私成品油。

二

南麂岛位于浙江省南部，在海上航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南麂海域来往船只穿梭不绝，也是走私船只经常经过或停船交易的海区。

10月12日上午8时，驻守在南麂岛的边防工作站由参谋谢义和带队，出动官兵6人开展海上执勤巡逻。

中午12时许，刚在船上简单吃过午饭的谢参谋等人决定到船只往来较多的下马鞍海域巡逻。执勤船刚绕过一个山头，即发现一艘油轮停泊在岛边。谢参谋联想到1998年以来走私成品油现象不少，便下令执勤船加大马力向可疑油轮赶去。谁知没等执勤船靠拢，可疑油轮闽海油22号看到边防官兵前来，急忙掉头就跑。作贼心虚！谢参谋见此情形，一边通过对讲机向站部汇报，一边命令执勤船追上去。闽海油22号油轮是艘千吨级的载油轮，速度开不快，眼看着快被边防执勤船追上，只得听从边防官兵的指令停了下来。谢参谋命令执勤船顺着浪头靠了上去，“上！”瞅准时机，谢参谋一声令下，四个敏捷的身影旋风般落在对方船上。船老大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点头哈腰地又是敬烟又是问好。谢参谋礼貌地请船老大出示出海船舶边防证件及所装油料有关手续。经检查，发现船上的人员均是临时聘请的打工人员，边防证件全是新做的；对所运油料只能提供一张出库单和危险品申报单（并且有伪造的痕迹），而没有其他必须具备的有关合法手续；盘问船上人员又是支支吾吾，难以说清。谢参谋将检查情况向站部作了汇报后，决定先将可疑油轮带进南麂码头再进行审查。

经过一个晚上的斗智斗勇，船老大及船员不得不交代了详细实情：船是10月3日启程前往某国港口，10月6日到达，10月8日晚9时开始至12时与某国油轮进行了驳接加油，总共加了960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

三

如果以上两宗走私成品油案属于明目张胆进行的话，那么下面的一宗走私成品油案则具有明显的隐蔽性。

9月28日中午12时许，平阳县公安边防在获悉浙苍机3号从广州装货回来途经香港时，在香港海域加装了进口0号柴油。公安边防官兵立即在副大队长沈祥林的带领下出动公边艇在鳌江江面对浙苍机3号船进行守候。晚上21时许，浙苍机3号船终于进入边防官兵的视线，公边艇快速追了上去，控制了该船。经检查盘问，发现这是一艘散装货船，船上装满了地砖和大量的碎布条，船上人员矢口否认船上装有其它非法物品，并提供了详细的货运清单，对边防官兵的问题也镇定自若，对答如流。官兵们也纳闷，这是艘货船，油到底有没有装？如果有装，它装在何部位？船上莫非有暗舱？边防官兵们一时难以发现其破绽，也难以查证自己的料想，便决定先带货船进港，待散装货物卸船后再对船体进行详细检查。

9月29日上午，待装运的地砖、碎布条卸完后，船主还装作若无其事，向边防官兵争述着自己的清白。“请打开这个盖子！”沈祥林副大队长指着船舱底部的一个布满螺帽的盖子厉声对船主说。船主一听要打开这个盖子，心里一阵发慌，脸上掠过一丝常人难以发觉的惊恐，但这一切没有逃过有心的沈副大队长的眼睛。“这下面是压水舱，为稳定船身里边装满了水，打开它很麻烦，就算了吧。”船主还抱着侥幸的心理。是啊，按常规，这里边确实装满的该是水。但这又是最后一处值